

二丫和落魄秀才

周克芹



中国青年出版社

周克芹

二丫和落魄秀才

内 容 提 要

当古老的村庄架起了通往现代化的桥梁的时候，当僻静的山乡打开了观察世界的窗口的时候，世世代代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的内心掀起了什么样的波澜呢？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周克芹，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反映新时期农村风貌的佳作，记录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书收集的五篇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在这个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新老农民面对未来所产生的迷惘和向往，在起步过程中的彷徨和奋进，以及他们在事业、爱情上的思考和抉择。

封面设计：陈晓红

插图：吴 棣 吴冠英 徐恒瑜

二丫和落魄秀才

周 克 芹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9.75印张 2插图 175千字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定价1.50元

目 次

二丫和落魄秀才	1
桔香, 桔香	108
来来	214
五月春正浓	246
晚霞	287

二丫和落魄秀才

我的地方，小小的地方，
不相识的地方！
并不是我自己要来，
也不是好马载了我到这地方；
使我，勇敢的青年，来了的，
是这活跃的青春勇气，
和那向着狂欢的渴望。

——俄罗斯古歌

第一章

想不到，晚餐这样丰富。华良玉经不住殷勤相劝，喝下几口烧酒，顿时觉得身上热乎乎的，脸也上了颜色。

“不……不喝了。”当酒碗又转到他面前，主人全家都望着他时，他摇头这样说。绯红的脸上露出抱歉的神色，微微一笑，很腼腆的样子。

“莫讲礼哟！又没得外人！”

说这话的是尤家山生产队的队长，一位过早地穿戴起

棉袄和栽绒帽儿的小老头。其实，在尤家山首户江路生的饭桌上，队长和新来乍到的华良玉一样，都是外人；只不过，他是常在江家出入的“食客”，遇上这种情形，就俨然以主人的身分说话、劝酒了。而江路生本人呢，在这种场合则宁愿如此，他不多说，只用点头微笑来表示自己完全同意队长的意见。

华良玉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能不端起酒碗来，用嘴唇轻轻接触了一下。

“不行！”队长立即抗议，“当真是斯文人么？哈哈……今晚这一顿，是为你接风呵！该你唱主角呢！……来！年轻人，重新来过！……”

“不要客气嘛！”江路生的大女儿，声音象个男人，两眼盯着华良玉。这是个粗眉毛、黑红脸、十分壮实的女子，她劝酒就象下命令。

华良玉再次端起酒碗，真的大大地喝了一口，才脱了手。

然而，很快地，这只酒碗又转完一圈，被默默含笑的主人添得满满的，又传递到华良玉面前来了。

“这这这……真的不能喝了……”

“笑话，小伙子，这点儿算什么！喝哟！喝醉了睡觉去！”队长吼道。他本人从来都是放开喉咙喝的，江家这几年有的是烧酒。

良玉怔怔地望着面前白色的液体。悬挂在灶屋与堂屋之间的门楣下的电灯泡发出昏黄的光，黑的屋顶，黑的泥墙，使灯光显得更加暗淡。碗里的酒似乎浮着一层薄薄

的油星。他不习惯这种“转圈圈”喝酒的方式，男女老幼轮流着把嘴对着一只碗，连那个只有十来岁的江家小儿子也这样喝，嘴皮上停留着两条浓鼻涕，良玉看着恶心。他不明白，既然江家十分富有，为什么不买几个象样的酒杯？而且，那灯泡是十五瓦的，偏又一灯照两屋……他客客气气地把酒碗移到右边队长的面前，并说：

“我本来……不会喝的，头都昏了。”

队长立即将酒碗推回来：“你不会喝？我是不相信的！安心给老江节省么？哈哈哈……老江是当着郑主任的面保证了，两顿干，一顿稀，晚上有烧酒，三天一个牙祭，工资还在外呢！你怕什么呀？喝哟！……”

“呃，人家不喝就算了嘛！各有各的量，哪兴硬逼着喝呢！”说话的是江家二姑娘，她和粗壮结实的姐姐坐一方，显得单薄、瘦小。

良玉心中暗暗感激这位“二小姐”救驾，便顺势将酒碗再次移到队长面前。

江路生说话了：“好吧，那就吃菜吧，一边吃，一边说话。”他依然笑着。这个五十岁、声音十分洪亮、身材相当魁梧的汉子，却是一副好好先生模样。他已经喝了不少，倒象滴酒未沾似的。

“蛮子！这可不行呵！你包庇他……”

“嘿，各人有个量，是勉强不得的。”江路生说，“么娃子，喊你娘给华……华技术员添饭。”

华良玉如释重负般地抬起头来瞥了江路生一眼，他被主人称为“华技术员”，虽然有点不伦不类，但心里却是高

兴的。他想：“这个远近闻名的江蛮子，听这绰号，怪吓人的，看来还是挺和善嘛……”

么娃子并没有离开饭桌，他被桌子中央那一盆酸菜烧鱼吸引住了。倒是两个姑娘一齐站起来。大姑娘抢了先，“噎噎噎”地跑进灶房，返回来时，把一大碗冒了尖的白米干饭放在华良玉面前。这碗饭，和她本人一样结实。

“太多了……”华良玉对着这碗饭不好意思地说。

“不多呵，这点点都不能吃么？”大姑娘不以为然地在自己位子上坐下。她不相信，一个不能吃几碗老干饭的人，能有力气干活路。

二姑娘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空碗送到华良玉面前，良玉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忙拨出一些到那只空碗里。

“吃菜哇！”江路生把一大块鱼夹过来。良玉应接不暇，队长又将几块回锅肉夹进他的碗中。

江家的女主人身材矮小、动作麻利。她一直在灶屋里忙着，把各种拿手炒菜往晚餐桌上频频送来。这时她上了最后一碗醋溜白菜之后，就挨着丈夫身旁坐下，举起筷子，特意向华良玉打招呼：“随便吃，没得啥子菜。莫见笑呵，你们坝上的人吃不惯这种粗粮粗菜的……”

华良玉再次感激地点点头。无论如何，这一顿充溢着家庭气氛的晚餐，还是暖人心胸的。在他的记忆里，仿佛也有过同样的情景，不过，已是很遥远了，遥远得无从搜寻。母亲在六十年代初那场灾荒中没有能够熬过来，父亲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大队支书时，却在“四清”运动中，因为一桩说不清楚的“男女关系”罪，含冤自缢。童年是不大懂得悲哀

的，更何况那以后的日月过得并不如意……

良玉不是一个“多愁”的种子，却偏是个“善感”的青年。从小缺少亲人的爱抚，使他天性里天真热情的一面未能得到展露的机会，久之，就被一层冷漠的外壳包围住了。他有太多的幻想，他太敏感。他生活在自己的内心里，却用整个的感情去感受生活。而那一层冷漠的外壳原本相当脆弱，经不住生活中的“暖流”的冲击，哪怕是人世间那种常见的、人们并不在意的客套话，也会被他视为一种非常的礼遇或了不起的情谊，使他内心里感激不尽，并因此而生出许多的幻象。幻象多是美好的，当然，也是不现实的……

晚餐桌上暖融融的气氛，使他对这个和谐的家庭，以及自己在这个家庭里的未来处境，生了几多希望。他在今天从公社郑主任的办公室出发，跟在江路生身后，来到这高高的荒僻的尤家山时，一路上心里充塞着的那种屈辱感，在一顿晚饭的进行中间，渐渐地消融了，他想：来到江家实际情形也许并不是那样的不好，甚至可以说，将是相当不错的。这种如释重负的快慰感，一直维持到饭后闲谈完毕，被领到一间黑黝黝、充满强烈烟草味的屋子里就寝时为止。

这间屋子在堂屋的左侧，一盏十五瓦的电灯泡悬在高高的房梁上，电压不足，灯光昏黄暗淡，看不清屋里的陈设，只感觉出那些粗笨结实的家具：木箱、扁桶、立柜，还有备用的生产工具：新簸箕、新粪桶、新驾筢等等，把屋子塞得满满的，梁上还挂着许多新的麻绳、扫帚、胶皮管、粗铁丝。顺着门边的土墙，有一张小床是专门为他安放的，铺着厚厚的稻草和篾席，他自己带来的铺盖卷儿已被主人打开了，整齐地

叠在床上，新添了一个装着谷壳的圆筒形枕头，上面覆着一块新式的花毛巾权当枕巾，一切都是干净、清爽的，铺床的稻草显然是刚从田埂上收回来的，散发着稻谷的清香，使人想起刚刚过去的丰收的秋天，以及高远的蓝天下繁忙的收割和此起彼伏的撻谷的声音。如果没有这满屋的烟草和木头、胶皮、尘土、人尿混和着的刺鼻的复杂的气味，那么，躺在松软的新铺的稻草床上，华良玉一定还会默默地展开想象的翅膀，把晚餐桌上获得的好情绪铺陈开去，为他这种可以使当代任何一个高中毕业的青年都感到委屈和尴尬的处境，装点许多美妙的幻象。可惜！难闻的气味和接下来的事实，很快使他的好情绪难以为继。

他躺在床上。他有翻翻书再入睡的习惯。他随身带了一些书来，除了有关农业、土壤和果树栽培方面的书籍，还有好几本厚小说和旧杂志。然而，昏黄如豆的电灯挂得太高，无论如何是看不清文字的。这还罢了，刚刚躺下来，就听见高大的立柜后面的角落里，发出一阵苍老的咳嗽，接着是床板的咿呀声，趿鞋声，撒尿声。大约是，尿桶放在床头吧？他恼怒地想。叫他吃惊的是，那里还有一张床，还有一个人，那人似乎相当老迈了。那是谁呢？饭桌上没有看见过的这位龙钟老人，又是这个家庭的什么成员呢？

他立即就想起来了。黄昏时分，当他跟着江路生走拢尤家山，来到江家的时候，他的确是看见过一位老人的。那老人坐在门前院坝里一张竹椅上，一片夕阳逗留在院坝的一角，恰好笼罩着年迈的老者，橙色的光照里，老人先是深深地低垂着硕大的脑袋（缠着青布头帕，使脑袋显得更为

硕大)，双手抱着一根竹杖，仿佛是在沉思，在他的脚边，有一条肥壮的黑狗安详地俯卧着，也好象正在和老人一同思索，院坝里安静极了。听见脚步声时，老人首先抬起头，接着是黑狗跃身而起，警觉地注视着江路生后面的陌生青年。老人的年岁是难以揣测的，满脸皱纹，带病色，那双眼睛已经没有光泽，仿佛是个瞎子。在这秋天尚还明丽的夕照之中，老人身穿过冬的青布长棉袍，看上去异常的老迈。江路生并没有把华良玉介绍给这位老人，也没有向华良玉介绍老人是谁。妇女们从屋里迎了出来，热情地招呼“华技术员”，谁也不曾去注意老人，好象他并不存在似的。而那位被遗忘的老汉却把头偏过来，很倔强的样子，忿忿然盯着新到的客人……无从知道他是谁。“也许是老主人，”华良玉躺在床上想，“也许是江家供养的什么亲戚。人老了，被冷落也是常事……”

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之后，便没有声息了。

“这老头儿今晚不会死在这间屋里吧？”华良玉不免又烦恼又恐惧。

而紧接着，只听见“啪”地一声轻响，屋梁上昏暗的电灯熄灭了。老汉没有忘记关灯。

华良玉试图闭上眼睛，但无论如何是睡不着的了。他很快就忘记了这间“暗室”里还躺着一个被人冷落了了的瞎老汉。他的思绪随着今天走来的路回溯转去，想起了自己的“家”、那间夹杂在一座竹林大院里的破屋。那间既破且空的屋子，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他早就想离开它，远

走高飞了。他恨左邻张家，张家的人霸道，常常把被罩、衣服晒在他的门口，在他的墙边堆放柴禾，肆无忌惮地、明显地忽视他的存在；他更怕右邻王家，王家有个待嫁的姑娘，姑娘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十分的骄傲，常说什么“如今的男子比女子差劲多了……没看见过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就连电影里那些小伙子都象尼姑一样！”她的父母爱她如掌上明珠，可就是找不上一个被姑娘认可的女婿，为此，他们就毫无理由地迁怒于华良玉，他们既看不起他的“读书人”的潦倒相，又认为他决不可能做个好的庄稼人，而偏偏有一副颇不难看的身架子，叫他们很为耽心的是这，因此神经紧张到了病态的地步，常常用一种仇视的眼光看他，仿佛这位穷困的单身汉是个江洋大盗似的，随时都有可能使用一种什么“蒙汗药”之类的，将他们的宝贝独生女儿裹胁了去，逃之夭夭。华良玉既怕看王家姑娘高傲的漂亮脸蛋，又怕看王家二老那种提防贼娃子一般的阴森的目光。高中毕业回家两年多来，他没有一天不想着离开，即便找不到一个门路，出去工作，干一番事业，最少也得寻得一个机会，远走他乡、挣到一笔足以修房造屋、安家立业的钱。

然而，那样的机会却总是没有到来。有时候，看着要来了，却又“飞”了……

本来，他曾有一次最好的机会可以使他不再回到乡下来，永远不再回到破小屋里来过这两年倒霉的日子，那就是三年前的高考。公社的老主任郑大伯和他父亲生前最相好，老郑对于战友的遗孤关怀备至，象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千方百计供他念完了“县高”。整个念中学期间，他发奋努

力，把一切希望寄托于那次改变终身命运的高考，考试那几天，老郑丢下工作，跑到县城里，住在招待所，每天亲自为良玉备办饮食，为的是让他以充沛的精力参加考试。然而，结果却不美妙。离录取线差十分，落榜了。仅仅是“十分”这个渺小的数字，使一切的希望化为泡影，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然而他想不通：如果说因为平常贪玩好耍而未能考上，还想得过；他是日日夜夜勤奋攻读、连星期天也没有回家休息的苦学生呵！付出了那么多那么长的光阴，寄托了那么深那么远的希望，而名落孙山，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然而，能怨谁呢？谁也不能怨。郑大伯对他说，该做的都做了，没考上也算取得了一次经验，来年再考吧！……老郑通过一些关系，让良玉留校复读一年，第二次参加高考，结果依然是失望。羞惭呵羞惭！他回到家里，好多天，象丢了魂似的，象害了一场大病，长天大夜地睡觉。老郑心疼他，挖空心思要给他谋一个不需日晒雨淋即可拿工资吃饭的位置，谁知这事儿越来越难，各部门精简机构，不再收纳临时人员，社办企业倒是兴旺过一阵子，可这两年也呈现出人满之患，民办教师队伍也难以再增添人员，更主要的是，老郑这个人，怎么说呢？缺少“灵活性”，在这种事儿上没法去“挤”。其实，只要凭着他那点权，虽然如今不当主要领导，可只要挤一挤，还怕挤不进个把人去？眼看一年多就过去了。生产队吃大锅饭那阵，良玉还能勉强混点工分，自包产到户以后，别的人家日子好过，良玉的日子却不好过，他孤身一人，一间草房破烂不堪，遮得太阳遮不得雨，房脊上长起黑菌子，墙边生起青苔，院坝里满是丝茅草。屋里既没多

余的粮食，也没有春种秋收必需的各种农具，除了床上的被子，枕边的书，灶台的家什也是勉强凑合而已。他的地没法种，也不想种，心灰意懒。白天在家里睡大觉，夜晚和几个单身汉鬼混，多聪明的一个人，渐渐地萎钝起来。老郑看在眼里，更加着急。恰好这时，上边来了通知，叫公社派两个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到县上去学习果树栽培技术，据说，学习期满回来，公社要增设脱产的果技员。这一回老郑认真地“挤”了一下，二十多名应选的高中毕业的青年，只有华良玉和另外一个姑娘被派去学习了。这姑娘名叫尤金菊，是尤家山大队的，长得出奇的漂亮，人也自然是十分高傲，她并不象别人那样急着争取这个好机会，仿佛是去也行，不去也没关系似的。他俩是先后同学，良玉毕业还乡，尤金菊才读高中一年级，去年高考，也不幸名落孙山，可她家底殷实，父亲和哥哥都在外面工作，所以回得家来，吃穿倒也不愁的。包产地的轻重活儿，自有一帮子青年自愿为她效劳，能得到她亲手做的一顿饭吃，和她说说话儿，那幸福就在其中了。她本人不需做太多的田地里的功夫，她把时间都花在看书上了，她读小说，大本大本的，不知读了多少。人家议论说：她尤金菊何必来挤这个饭碗呢！早晚嫁到城里去，丈夫不是干部，也是工人，在城里找个工作还不容易……转眼间，半年学习期满，他俩回到公社来。华良玉简直倒霉透了，根据上边的精神，公社只可以雇请一名果树技术员。留谁呢？尤金菊被留下了。老郑干瞪眼，他事后才听说，新来的公社书记原是金菊的哥哥的战友，一同在部队里呆过的，这点小小的照顾说到哪儿去也不犯纪律。老郑在良玉面前

又羞又愧，他觉得对不起他的战友。谁又没有个相好的战友呢？只是，书记的战友活着，老郑的战友不在人间了。华良玉凄凄惶惶过了两个月，当他正要横下心来，跟人跑滩混日月去的时候，老郑找他来了，对他说：本社尤家山有一户名扬全县的“万元户”，名叫江路生，外号“江蛮子”，新近包下了大队那一片衰败的、没人敢包的果园；现在急需雇请一位懂行的技术员为他管理和改造那一片果园。

提起那果园，郑大伯的话稍微罗嗦了一点，他满带感情地告诉良玉：那是当年搞“极左路线”的时候，他担任公社书记，没按科学规律办事，搞了瞎指挥，凭着一时热情，平调全社的力量，投资几万元，在那贫瘠荒凉的尤家山开辟果园，栽上好几千棵柑桔苗，还有梨树、苹果什么的，为的是“重新安排山河”。然而，凡是强扭的瓜都不甜，不是群众自己愿意干的事情，终究没个好下场，加之那山上泥土少，石头多，少水缺肥，技术管理更是没头没绪，好几年过去了，那些树，就象个害着痼病的女子，不曾有过一个青春勃发的日月，便凋萎得不成样子了。老郑呢，为这事揣上了一块心病，总象欠着人家什么似的，不好意思去看看那片他亲手搞起来的倒霉的果园，而大队的干部们则象对待瘟牲一样，一想到那片果园就皱眉头。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好久了，谁也不愿承包它，仿佛那是一块不吉利的帖子，谁拣着谁背时……

最后，好心肠的郑大伯露出一副内疚的样子对华良玉说：现在就只好委屈一下，前去帮助江蛮子整治那片未老先衰的园子，既帮了江家的忙，其实也是帮他老郑除去一块心病，更主要的是，干上两三年，存起一笔工钱，回家修房造

屋、娶亲生子，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来。老郑说，江蛮子提出的条件是：每月工资八十元，管住宿、管饭。想想，这报酬实在是够可以的了。谈话以后第三天，也就是今天下午，江路生来到华良玉的破草房前，提着一只大红公鸡、二斤红糖、四把挂面，仿照从前聘请“先生”的礼数。当他得知华家没有亲属，而门楣又是这般败落的样子，不由得吃了一惊。说明了来意，并说出老郑的名字以后，他手足麻利地帮华良玉收拾好被盖行李，催促他快快上路。良玉没有犹豫，没有留恋。事实上，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夜已深。良玉眼睁睁地躺在床上，透过薄薄的纱布蚊帐，只见原来黑咕隆咚的屋子里已投入了一抹月光。月光在粗笨的木箱边缘以及附近的泥地上留下的明亮光影，把屋里的黑色家具、尘封的角落，映衬得分外的黑暗阴森。而高大的立柜后边的角落里，一直未曾间断过的粗重的呼吸声伴随着不时的咳嗽，听起来叫人毛骨悚然。

他的目光顺着月光的光柱看去，望见土墙上一个四方形的小窗洞，人们称做“牛肋巴”的那种没有窗框和窗扇的“窗户”，只用几条蔑片横竖编织在墙洞，严格地说应叫做“气孔”，月光从那里投射进来，风也从那里吹进来。

华良玉坐起身来，撩开蚊帐，探身望着那缕光，更没有睡意了。窗洞外面是另一种景象，另一番世界。他披衣下床了，决定出去看看——不是为了观赏月色美景，仅仅是因为睡不着。两年多来，不知有多少夜晚，梦魔和苦闷曾把他驱赶出他的破小屋，到那些田坎小道上徘徊……

门是虚掩着的。他摸索着穿过堂屋，晚饭是在这堂屋里吃的，他熟悉这里的桌凳家什的位置，没有因碰响桌子板凳发出响声而惊动这座“一”字形草房院的主人们。

他抽开门栓，把厚重的堂屋门打开一个缝隙，闪身出门，立在屋檐下，一股冷风扑面而来，微微颤抖了一下，顿觉浑身清爽，黑屋里那种困扰着他、使他一刻也无法摆脱的压抑气氛和各种难闻的气味，立即一扫而光。清冽的、并不寒冷的晚秋的风，原来竟是这般的亲切。象一个在地窖里躺了多年的人骤然与这清心悦人的晚风久别重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院坝里迈步。他想走到院坝的外边去，那里可以看得很远。他不是为了江家的丰盛的晚餐而来，更不是为了得到那间黑屋子里一张铺了新稻草的小床而来的，他此刻急切地希望看看那片果园。今天到来时天色向晚，热情的主人不愿让他太辛苦，没有领他上山去看看，他只是顺着江路生挥臂的方向，看到了山腰和山顶上有一片依稀的小树影和漫天的晚霞。

虽然他如今是受雇于人，然而，此时此刻他却觉得自己就是主人。为了郑大伯语意深长的嘱托，也为自己的前程，他朦胧的意识中，认定了自己是那片果园的主人，他将为它付出全部的智慧 and 辛劳。其实，是主人、不是主人，在我们今天农村这片复苏的土地上，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虽然彻底地埋葬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却也还未曾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呵！

良玉迈下阶沿石，刚刚在院坝上走出几步，立即站住。他看见几条狗从周围不同的方向无声地向他慢慢走来，这